

來年百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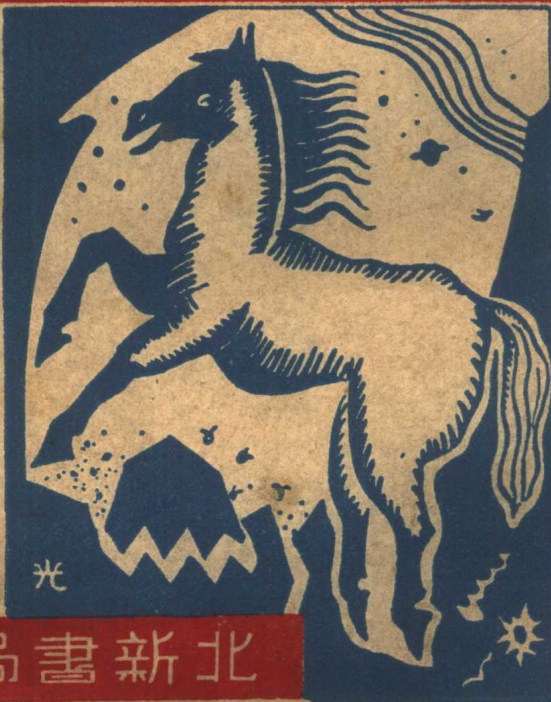
系大學文難國

I



集學文爭戰法中

阿英編



光

行刊局書新北



中法戰爭文集

柳子題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中法戰爭文學集

每冊定價一元二角

編者 阿英

發行人 李 小 峯

發行者 北 新 書 局

印刷者 北 新 印 刷 廠

分發行處
北平 開封 濟南 台北
成都 廣州 重慶 温州
北新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敘例

一 中法越南戰役，迄今亦垂六十年矣。當時中國在戰事上處優勝地位，亦不免投降屈辱，不敗而敗，覆按前跡，憤慨殊有難言。茲編之輯，亦所以召示吾人，當時朝廷清醒之士，及一般民衆，固未嘗不憤慨填膺，竭力主戰，並見此役在文藝上作如何之反映也。

二 當時朝臣主激戰最激者，莫如彭玉麟。和議既定，連電班師，彭竟詆爲朱仙鎮之金牌十二，憤激情況，幾無言以狀。故本編以彭玉麟摺奏爲主，旁及張之洞之請戰，潘炳年之嚴劾張佩綸諸疏，成奏疏第一。

三 論著之屬，自以劉永福諸檄示，爲具有不磨滅光輝之作。王韜尺牘，論此役者亦極多，彼積極主張以戰求和，別具一解。故本編以劉王諸作爲主，益以管斯駿之「黑旗劉大將軍事實」及孫衣言諸作，成論著第二。

四 紀載戰事諸作，此役收穫獨多，故輯羅惇臚「中法兵事本末」爲總述，佚名「克復諒山大略」，鄭丙炎「福州馬江戰事大略」，佚名「雜記」，唐景崧「請纓日記」爲別載，並以羅崧「馬尾江觀戰記」作爲參考。「請纓日記」卷秩浩繁，故刪去未晤劉永福以前各節，及不重要之諭札函件。合此諸著，成戰紀第三。

五 詩詞之屬，此役獨感貧乏。詩史黃公度亦僅有「越南篇」，「馮將軍歌」二篇。惟彭玉麟一作，痛詆羣奸，殊足爲吾人吐氣。李光漢所作「後海疆」，亦足見當時民衆，對於此役之印像。選此諸篇，益以他著，成詩詞第四。

六 小說方面，曾樸「孽海花」側寫此役，雖僅兩回，亦極重要。故以此篇爲主，益以曾氏丙午所作初

稿，又「越南覆滅記」，天寶宮人之莊崙樵（張亦樵，按卽張佩綸）戲文，成小說第五。

七 並循前例，書前附拙稿「中法戰爭文學論」，對此役文學，作一概括報告。後附「書錄」，以示此

役刊行之專著。嗚呼！越南之戰，法以不勝而勝，我以不敗而敗，奇恥大辱，伊誰之咎？煎雪前
九、亦唯吾人任之矣！

中法戰爭文學論

阿英

晚清對外諸戰役中，其失敗得最可恥的，要算中法越南之役，即史家所謂「中法戰爭」。鴉片戰後，同盟軍之役，雖結果是割地求和，其原因還是由於中國戰敗。中法戰爭則相反，中國是在勝利的局勢之下，與法國言和，結果反而割棄了越南全國。清庭之懵昧愚拙，外交之屈辱投降，可謂達於極點。「法人不勝而勝，吾國不敗而敗」，可謂此役最恰切之結論。

越南世屬中國，康熙而後，內亂頻仍。至乾隆，越南王阮光平，以地鄰於法，嘗借法力以平亂，當許以事平之後，法在越南有傳教自由，並割化南島以報。逮事阮平，阮盡背約不與，法乃怨之。咸豐八年（一八五八），遂與西班牙聯軍攻越南。時洪楊熾於南方，清廷無力兼顧，越不能支，遂割西貢。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法又以兵佔越之東埔寨。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法復以傳教自由，及紅河航權要越，越不許，糾紛數載。至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法遂令利威爾率兵襲越。時洪楊已平，劉永福在越屯田訓衆，堪稱勁旅，越南王檄永福拒之，復河內，殺利威爾。會法援軍至，力攻山西，劉退居北寧。越見劉不可反，遂來向我求援。我軍未發，法隊已大至。北寧，太原，桑台，興化，相繼失陷。越王又死，主幼國危，不得已於光緒九年（一八八三），與法訂約於順化，稱「順化條約」，主要者有

四項：

（一）法國認越南爲獨立國。

(二) 河內及其他兩地爲商埠。

(三) 湖紅河而上，至河內，法有自由航行權。

(四) 越南既爲獨立國，與他國不得有聯屬關係。

順化之約雖成，清廷並不予以注意。已而越邊有亂，越王求援，乃遣馮子材劉長佑率師討平之。法以越之此舉，破壞順化條約，進兵破順化。越南王驚無所措，又與法續訂新約，內含以「東京割讓與法」，及「嗣後越南爲法之保護國，非經法國許可，不得與他國交通」兩條。

至此，清廷始覺無可忍，命岑毓英等進兵諒山，與劉永福協攻法軍。不料戰端剛啓，李鴻章卽與法艦長在天津舉行和議，允撤諒山兵，不問越南事。時雙方前敵均未知也，仍繼續進行戰事，我軍襲擊，頗獲戰功。因此，法又以背約責我，補索諒山損失費二十萬，並密遣水師，攻我閩省。

和議既破，法水師提督列士勃司率艦隊，由南海進襲，毀我基隆砲台，並加佔領。基隆在台灣北部，遙與福州相望，其意將不利於福州。時湘軍舊將劉銘傳，正督辦台防事，急率精銳馳至台北，抄襲基隆之後，法於是不得不棄基隆遁。此逃軍遂會合法將孤拔所領之艦隊，直犯福州。時福州我軍，以主帥張佩綸之動搖畏葸，一意望和，毫無準備。三小時之鏖戰，竟被擊沉軍艦九艘，一敗而不可收拾。當時中國最大之船政局，羅星塔砲台，閩安金台諸砲台，同遭蹂躪。法乃據澎湖島，封鎖台灣海口。

繼福州之後，法人又犯廣西。法將納克利耳，及米洛兩將統陸軍進攻，連戰連勝，突入鎮南關，楊玉科禦之，陣歿。法築砲台於關外十里之文淵州，以示堅守。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馮子材率兵至鎮南關，總兵王孝祺率數營來會，巡撫潘鼎新亦返兵來援，法軍大震，自諒山入關拒戰，以越南兵爲先鋒，西貢兵次之，阿爾塞兵又次之，本國陸軍爲殿。子材等分三路擊之，法遂大敗。而法將孤拔，亦

中砲死。

不意我國主和派竟於此時，又繼續與法國和議於天津，速電調遣各軍入關。統帥彭玉麟等極不以為然，喻為朱仙鎮之金牌詔，屢電抗議，終不為朝廷所許。遂不得不率全師退，而中法戰役於以終結。此次條約之最主要者為認東京為法屬地，認越南為法屬國，我國於越南之主權盡失，而日本佔領朝鮮之圖乃愈亟矣。

一一

大概因為戰事是在西南邊界，情形不易於了然，和在福州一帶戰事時期又太短的關係吧，這一回在文學上的反映，却較之每一回都弱，無論是在前的鴉片戰爭，或在後的中日戰爭，及聯軍戰役。數量上既不多，內容上也很少令人滿意之作。首言詩歌，在這一回的詩歌中，反映着對外交屈弱憤慨的，簡直是很少很少。祇有彭玉麟的「羊城軍中有感」二首，堪稱為鳳毛麟角：

日南荒徼陣雲開，喜得將軍破敵來。掃蕩妖氛摧敗葉，驚寒逆胆奪屯梅。電飛宰相和戎憤，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

數憑天定理難伸，九仞功虧咎在人。一旦休兵驕敵氣，千秋誤國恨庸臣。屢容抗疏慚無狀，不罪奸諛許自新。華夏最行寬大政，四夷犬性幾時馴？

彭玉麟是當時的統帥，眼見戰機已轉，勝利可期。而據出使法國大臣曾紀澤來電，因法相去職，法庭厭戰，中國可堅持，前途尤有把握。不意誤國戎臣，一意以和戎為能事，卒至無限犧牲，毫無代價，速電召回，叫他怎不憤慨？憤慨出之於民衆之口，尤有所恃，今竟出之於統帥，則庸臣賣國程度，可以

想見。長寧張羅澄澈岷遠的「越南事平作」，其意亦近似：

老罷當道走羶羣，天下英雄惟使君。銅柱合銘交趾國，金牌突召岳家軍。兩朝宰相甘談敵，蓋代功臣苦策勳，一誤已成休再誤，大風長望碧霄雲。

李光漢曾有「前海疆」四首，分咏「戰廣東」，「戰江陰」，「戰天津」，「戰北京」，寫同盟軍之役。關於中法戰爭，亦有「後海疆」之續作。詩凡六首，分咏「戰福州」，「戰基隆」，「戰澎湖」，「戰鎮海」，「戰諒山」，「戰交趾」。對於誤國庸臣亦多指摘，惟無剛直之直接痛快。以「戰交趾」一首，較爲痛澈：

十二金牌事，於今復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戰骨壘壘在，秋風颯颯吹。莫論交趾役，故壘有餘悲。

此外如「戰福州」中之「至今馬江頭，黃口知國玷」亦可讀。在彼之意，此番羞辱，實「倒海難湔恨！」此外諸作，雖亦有所見，然實無可稱。紀念戰將之作，據「普天忠憤錄」所載，有張秉銓「賀馮萃帥凱旋作」，「賀天郎青方伯凱旋作」，及頌劉淵亭諸什，然終不能不推黃遵憲公度之「馮將軍歌」爲代表，馮將軍，卽馮子材也：

馮將軍，英名天下聞。將軍少小能殺賊，一出旌旗乃變色。江南十載戰功高，黃樹色映花翎飄。中原蕩清更無事，每日摩挲腰下刀。何物烏夷橫割地？更索黃金要歲幣。北門管領賴將軍，虎節重臣親拜疏。將軍劍光初出匣，將軍謗書忽盈篋。將軍鹵莽不好謀，小敵雖勇大敵怯。將軍氣湧高於山，看我長驅出玉關。平生蓄養敢死士，不斬樓蘭今不還。手執蛇矛長丈八，談笑欲飲匈奴血。左右橫排斷後刀，有進無退退則殺。奮挺大呼從如雲，同拚一死隨將軍。將軍報國期死君，我輩忍孤

將軍恩？將軍威嚴若天神，將軍有令敢不遵？負將軍者誅及身，將軍一叱人馬驚。從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衆排牆進。綿綿延延相擊應，轟雷巨砲欲發聲。旣戟交胸刀在頸，敵軍披靡鼓聲死。萬頭竄竄紛如蟻，十盞十決無當前，一日橫馳三百里。吁嗟乎！馬江一敗軍心懾，龍州壓地賊氣壓。閃閃龍旗天上翻，道咸以來無此捷。得如將軍數十人，制梃能撻虎狼秦！能與滅國柔強鄰，嗚呼！安得如將軍！

公度紀中法戰爭詩八首「越南篇」外，僅此一首記馮子材，殊虎虎有生氣。以七十衰齡，而猶能赤膊大刀，獨當前陣，實難能也。詞少有見，僅錢塘張景祁有馬江基隆兩「秋感」，調悲愴，反映之傷感情緒亦濃。錄「基隆秋感」一首：

盤島浮螺，痛萬里胡塵，海上吹落。鎖甲烟銷，大旗雲掩，燕巢自驚危幕。乍聞唳鶴，健兒晨唱從軍樂。念衛霍誰是，漢家圖畫壯麟閣。遙望故壘，毳帳凌霄，月華當天，空想橫槊。卷西風寒鴉陣黑，青林凋盡怎棲託？歸計未成情味惡，最斷魂處，惟見莽莽神州，莫山銜照，數聲哀角。

三

關於小說，無論是中英戰役，中日戰役，以及八國聯軍戰役，都有專著，而中法戰爭，雖費盡苦心，亦無法尋覓得一完冊，即寫到此番戰役的，亦僅有曾樸「孽海花」一種。此書之第五六兩回，有兩段說到了中法戰爭，然亦僅是涉及。顧仍能說是寫此役，因此兩回中之主幹人物張崙樵，實即當時之張佩崙也。此書有兩種本子，一爲光緒丙午年（一九〇六）小說林社所刊，一爲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真美善書店刊行之最後訂正十五卷三十回本。後本除修改前本而外，並增入了黑旗戰史一節，由一個苗族

的賣解女兒，唱說出黑旗的英勇戰史。故原本與改本回目迥不相同，茲對比於次：

| 回目 | 原本 | 改本 |
|-----|----------------------------|--------------------------|
| 第五回 | 奇士登壇，民權導火。 詞臣款客，債主臨門。 | 開樽賴有長生庫。 插架難藏素女圖。 |
| 第六回 | 人海偷香，門公留貴客。 江山狎妓，宗室棄微官。 | 獻繩技，唱黑旗戰史。 聽笛聲，追白傅遺蹤。 |

「獻繩技，唱黑旗戰史」，這一回，完全是改訂時增入的，大概作者也感覺到「原本」對中法戰爭寫得太少。「孽海花」寫中法戰爭雖不多，但有兩點是極可注意的，一是非常藝術的描寫了此番戰中之主幹人物張佩崙。其次即是從一賣解女的口中以及技能中，反映出黑旗的英雄。引一節：

崙樵道：「今日在里頭，還得一個消息。越南被法蘭西佔得利害，越王求救於我朝，聖旨想發兵往救呢！」唐卿道：「法蘭西新受了普魯士戰禍，國力還未復元，怎麼倒是他首先發難，想我們的屬地了？情實可惡。若不借此稍示國威，以後如何能駕馭羣夷呢？」雯青道：「不然。法國國士，大似英吉利，百姓也非常勇鷲。數十年前有個國王，叫拿破崙，各國都怕他，着實利害。近來雖為德國所敗，我們與他開釁，到底要慎重些，不要又像從前吃虧。」壽香道：「從前吃虧，都是自己

不好，引虎入門，不必提了。至於庚申之變，事起倉卒，又值髮逆擾亂，我們不能兩顧，倒被他們得了手，因此愈加自大起來。現在事寧想來要挾。我們正好趁着他們自驕自滿之時，給他一個下馬威，顯顯天朝的真威力。看他們以後再敢做夜郎嗎？」崙樵拍着手道：「着啊，啊，目下我們兵力雖不充，還有幾個中興老將，如馮子材蘇元春，都是百戰過來。我想法國地方，不過比中國二三省，力量到底有限，用幾個能征慣戰之人，死殺一場，必能大振國威，保全藩屬，也叫別國不敢正視。諸君道是嗎？」大家自然附和了兩句。崙樵說罷，道有事，就先去。

這很可說明在中法戰爭爆發時的中國智識階級對於這一戰爭的態度與主張，反映着他們對法國的各種從不同角度所把握到的認識。正面寫着戰爭的，有杭縣王炳成的「清代演義」一百回。卷十二內有三回寫中法戰爭：

第七十五回

□□□□□□□□

保越南特召岑毓英

第七十六回

說劉團唐景崧出關

焚閩艦張佩棠棄廠

第七十七回

馮子材誓衆捷諒山

□□□□□□□□

實際上是兩回。此外如陸士諤的「清史演義」裏，也都寫到此一役，然無論就史料的真實性，及敘述的明快性說，終不得不推炳成作為較佳也。炳成之作，在藝術上雖未能有特殊成就，然就史實性上說，却不愧為佳作。如他寫唐景崧說劉永福一節：

話說劉永福向來與滇粵人員來往，均是翠翎緋頂，何等榮耀。現在唐景崧是六品官兒，不曉得是何意見。後來聽到朝廷招撫永福，便道：「我本是廣西上思州人。咸豐間，粵西倡亂，我率三百人出鎮南關，那時據有保勝的，是粵人何均昌，我便逐去均昌，居於保勝。後來法人攻取河內，法將

安鄴勾結賊首黃崇英，號稱黃旗，與我黑旗相抗。越王勸我助勦，我曾越宣光大嶺，繞馳河內，親斬安鄴。罷兵以後，彼功爲三宣副提督，不道又爲黃佐炎所阨。如今在越忠越，我不離越，法人尚有一二分顧忌，否則我朝去，越暮亡矣。」言次歔歔欲泣。景崧曰：「不然，將軍保越，越亦天朝藩屬，何分彼此？但我爲將軍計，約有三策，願將軍自擇其一。」永福輸誠請教。景崧願假密室一談。須臾酒餚已備，雜以越樂，二人酒至半酣，景崧曰：「越爲法逼，危在旦夕，將軍果從勝保傳檄，底定各省，請命天子，假以名號，將軍成則爲王矣。此計之上者也。」永福曰：「我久食越祿，何忍篡越自立？不可，不可！」景崧曰：「然則其提全師，擊河內，驅法人乎？我國當以餽相助，並封將軍爲提鎮。亦中策也。迨保勝不守，敗而入關，大皇帝尙能使將軍，斯爲下策。」永福躊躇良久，乃曰：「官爵非所望，但不可使我乏餉，我當以全力擊法。」景崧指天誓日，願留贊營中。祇是明快而已，不能作爲優秀作品看也。又當時，廣智書局尙刊有「越南亡國史」一種，印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爲梁啓超等手筆，其本書前兩節敘越南滅亡經過，及當時爲國而起之義師及義士史實，殊可泣可歌，亦不妨作小說讀。惟第三章以後，改用白話，且筆調枯燥，實無可稱。

四

正面的寫中法戰爭的戲曲，絕未見。今可得的，其一爲「孽海花戲本」，「天寶宮人作，載戊申（一九〇八）「月月小說」，完全按照小說，編成戲文十折。其第五六兩折，卽部份的寫莊崙樵（張佩崙），計第一場寫與金雲卿宴談，第二場吊喪，第三場爲馬尾敗逃。事實略有易調。評衡人物一節，移至第一場，作爲莊金談話。第二場尾加崙樵被任命爲船政大臣。第三場較爲優秀，如寫莊敗逃之先，因兵力單

弱，欲重演「空城計」故事，他領隊到了馬關：

（臧占城上唱）旌旗招展龍蛇影，要退敵人十萬兵。占立城樓看得準，兵如潮水往上騰。一霎時黑烟如雲起，雷聲大砲墮邊城。（法兵放砲煇城介）（殺下）（臧赤身足走介唱）一時兵敗如山倒，殺的俺盔甲一齊拋。一着棋走誤全盤左，書生用武誤六箱。背地里只把傅相怨，他不該授我計一條。練兵訓將全無靠，外交和款計爲高。今日里失却馬關道，有何面目對當朝？赤身露體往前跑，去見傅相說根苗。（內場臧介）砲聲不絕耳邊叫，法人得勝志氣驕。無奈何夾入在難民道，（雜扮逃難介）頭頂銅盆找路逃！（逃下介）

諷畫張佩倫，可謂達於極點，「空城計」一節，實爲事實所無。在當時兩粵，亦流行着關於劉永福戲文，惟大都爲短什。較整然的戲本，據所見，祇有「新潮望報」上刊載的柚道人的「越南亡國慘」一種，刊於光緒三十二年，載五本，尙未完。其目爲「勸愛國演說遭毆」，「受感動破產興學」，「順京文祥引法兵」，「作順民越人遭奇辱」，「圖光復英雄結義黨」，以下大約還有三數回。茲節錄第五本「圖光復英雄結義黨」一部分唱白，以見一斑：

（何文美引）亡國慘恨，到叫我，痛腦傷心。（詩）法用強權滅越南，兇殘手段雪霜寒。英雄立下殺身志，報得國仇死也甘。……已將家產預備結聯義黨，與法人決一死戰！俺也曾遣人邀請同志，到來商量。（范陳黎阮同上）（范）法人將我種摧殘。（陳）義憤冲天豈畏難？（黎）流盡一身鮮鐵血，（阮）不同他旗共斯天。（同見文美白）哎呀！何兄，這亡國景氣，好不慘傷人哪！……（生）丁文質被擒，法人用槍將他打死（鑼鼓），又將屍首號令在外，尸首爛壞。法人却用火油，遍澆屍身，用火焚燒，凶殘萬狀。又將丁文質之父，同他兄弟姪男姪女，一家通通用槍打死了，啊

「嗚啊！」（范唱）講甚麼，用惡刑，令人害怕，（陳）拚此身，報國恥，那顧其他！（黎）縱然將，一家人，千刀萬剮，（阮）驅異族，圖自立，念更不差！（生）正是：誓心天地流腸赤，（衆）切齒江山吐舌紅！

全劇亦以此本寫得最爲動人。寫諸義士聚首，追述勤王經過，學取失敗教訓，並決定往後策略。當時關於越南戲劇，所作似不止此。後來新劇亦有演此者。然其與中法戰爭，似無直接關係，亦不過藉此以自加警惕而已。

五

中法戰爭之文學作品，較優勝之收穫，當推戰紀一類的散文。就所得，成於清季者，有唐景崧之「請纓日記」八卷，刊於光緒癸巳（一八九三），台灣布政使署版，時唐正官台灣，中日戰爭尙未起也。書前有邱逢甲敘，邱亦爲後來台灣戰役中之有名人物，惜駢四驢六，滿紙阿諛，實無可取。唐著爲日記體，所收史實極是豐富，其缺點在過於作個人之誇張。而自跋中猶謂爲「事必徵實，尤可爲後世史官得所依據」，未免過分。唐文字甚簡老，敘述戰爭，尤適勁有力。如記戰敗：

十一月十七日——黎明，法兵攻北門，我軍力拒，轟斃無數。火包下擲，竹根爲焚，敵屍縱橫城下，稍卻。辰刻又攻，而輪桅擊砲，碎鐵滿城，婦孺驚哭。敵又懸巨砲於西門古剎，更番轟擊。已刻，槍砲略息。黃佐炎由南門入，且憂懼無人色。午刻，槍砲復震，細彈雨落，洒遍內城。余寓左右，砲彈着地開花，不知所避。廚下盂盤粉碎，滿空鷓鴣鳴。申刻，忽報黑旗俱下城，寇已入城，急旋寓，戒左右勿動，親立南門，問劉提督何在？無應者，惟見兵民蟻竄，而槍聲已息。知事不

可爲，乃乘馬，率親兵八十人，差官數人，走東城。越濠而出，獨不見芷菴。琴石立橋頭鳴號齊隊。坐馬旋逸，左右以無鞍馬進，狂馳不可勒，乘而顛者再。差官黃某，易以己馬，乃整隊行，天暗不知所之。欲走黃佐炎營，而南門火起，欲取道北甯，而敵輪據外河，欲繞上三十里，由屯鶴渡江，倉皇間無識途者，且不忍捨淵亭。四望山城，火光燭天，兵民男女以萬計，紛走田野，大呼隨我轟來。而陰雲蔽月，溝橋莫辨。……

書中描寫景物，亦多佳什。如十二月十六日云：「一路窮山惡水，過大灘，白蜀翁岸，浪聲雷鳴，荒渺蒼幽，如有魑魅往來，情狀疑非人世也。一如九月十六日云：「出關至此，皆深林密箐，羊腸一綫，每過叢陰，不見天日。過隄必下輿，土嶺自巔而下，人馬汗喘。陰雨則葉上飛蛭，窸窸嚙人，兩頭能躍，細如髮，入肉，狀如筋，流血綫體，俗呼山馬蝗，春夏尤多。」皆極可讀。

此外有佚名之「克復諒山大略」一卷，收在「振綺堂叢書」二集內，似據彭剛直奏疏而加以補充者，文筆相當簡明。鄭丙炎有一福州馬江戰事大略情形」，載「普天忠憤集」，記馬江戰事，文筆較「克復諒山大略」爲優秀。初四日的一個對照，寫得很有趣：

初四日——法船乘潮駛進塢前，協力轟廠，盡樓傾矣，鐵廠之大烟筒頽矣，船槽之機器房壞矣，挖土船沉矣。其餘廠屋機件，損傷焚毀者不少，法逆終不敢登岸，慮我廠中之有地雷也。我之陸勇，聞砲聲則登山而匿，聲停則歸而搜括各寓所之財物器具。惟陸都司桂山督砲勇數人登山，以克鹿卜行營砲擊敵船，多命中，惜砲小未能痛懲之，然敵人已交口稱其能，以爲僅見也。

此大可與美羅崙所作「馬尾江觀戰記」，作一對看。「春冰室野乘」中之「甲申越南戰事雜記」一集，亦多此後史實。然記敘此役之最稱完備者，則不能不推成於最後，揭載於民初「清言」雜誌上之

羅惇齋之「中法兵事本末」，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料」初編曾加轉載，文字亦不愧史筆。至歐陽烈見「金雞談薈」一書，雖卷秩與唐景崧日記相掎，然大都爲來往之公文函電，鮮有體系之著作，且史料亦限於金雞山一方面也。其他散文，就所擇得而較可讀的有：

越南小志（新民叢報社編）

澎湖考略（皇朝蓄艾文編）

法越交兵紀敘（王韜，弢園文錄）

越南通商禦侮說（王韜，弢園文錄）

鎮海防夷圖記（孫衣言，金雞談薈）

鎮海防夷圖記書後（孫德祖，金雞談薈）

諭黑旗將士檄（劉永福，華洋戰書）

解散脅從法人示（劉永福，華洋戰書）

致法兵酋孤拔書（劉永福，華洋戰書）

佈告天下檄文（劉永福，黑旗劉大將軍事實）

及「弢園尺牘續集」中諸尺牘。劉作尚有僞作甚多，如「復鄉友書」，「與法蘭西約期開仗檄」之類，並有注明擬作稿件者。但無論真僞，亦鮮可讀之作。劉氏諸檄，主要者皆唐景崧手筆，以「諭黑旗將士檄」最稱傑作，茲錄其一節於此：

我越南雖僻處海濱，號稱積弱，然師以曲直爲老壯，兵以順逆爲勝敗。法兵雖強，曾何足懼？自法夷入寇，狼奔豕突，跋扈鳴張，幾於目無越人。本提督率爾有衆，起與力爭，一戰而遠威悅授首，